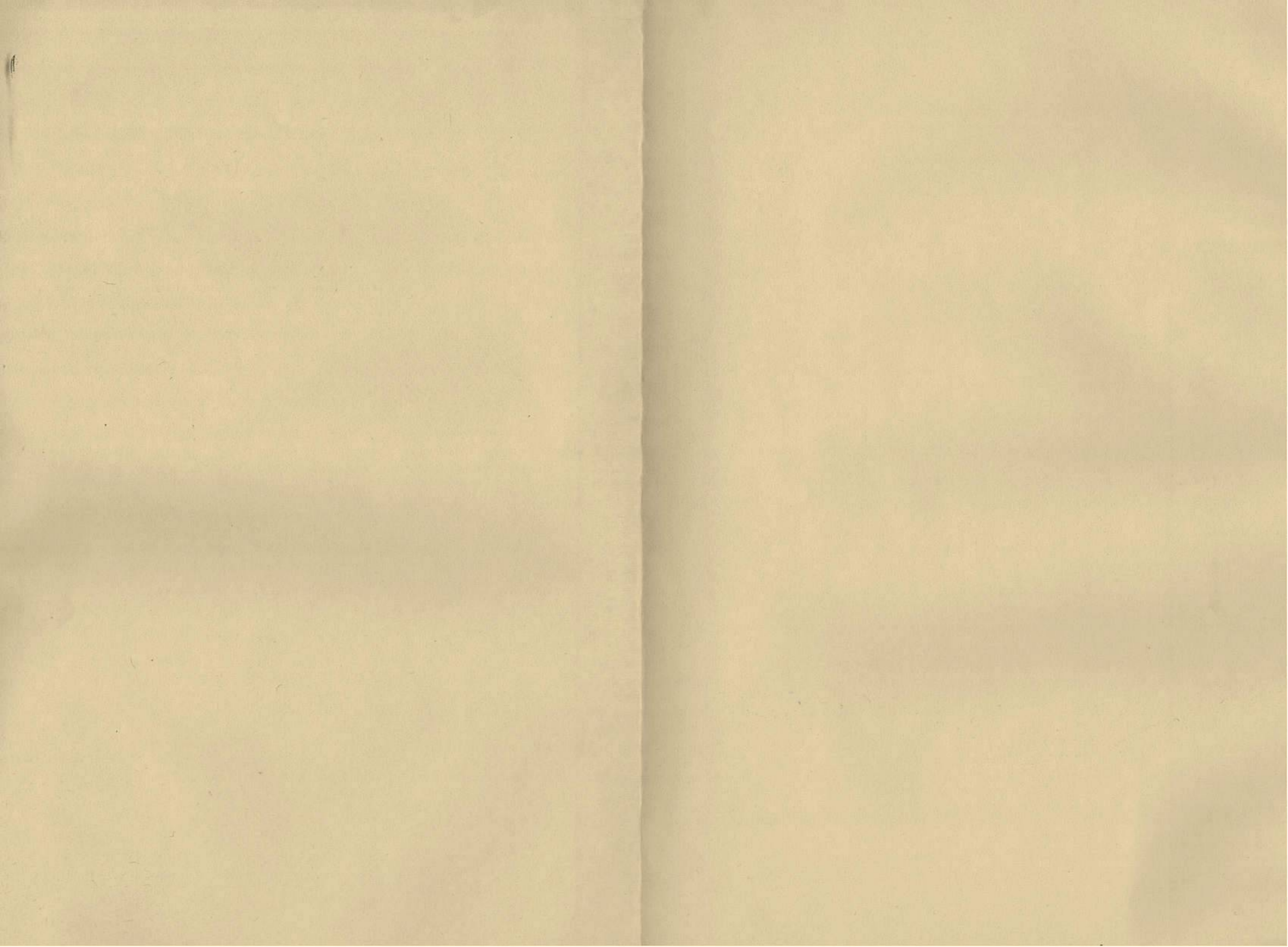


宋史

五十九



開禧三司上柱國鑾國重寶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文苑五

梅堯臣

江休復

蘇洵

章望之

王逢

孫唐卿黃庠
楊寘附

唐庚

文同

揚傑

賀鑄

劉涇

鮑由

黃伯思

梅堯臣字聖俞宣州宣城人侍讀學士詢從子也工為詩

三百三十二

傳二百二

一

王子明

以深遠古淡為意間出奇巧初未為人所知用詢蔭為河南主簿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為忘年交引與酬倡一府盡傾歐陽脩與為詩友自以為不及堯臣益刻厲精思苦學繇是知名於時宋興以詩名家為世所傳如堯臣者蓋少也嘗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也世以為知言歷德興縣令知建德襄城縣監湖州稅簽書忠武鎮安判官監永豐倉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召試賜進士出身為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預修唐書成未奏而卒錄其子一人寶元嘉祐中仁

宗有事郊廟堯臣預祭輒獻歌詩又嘗上書言兵注孫子十三篇撰唐載記二十六卷毛詩小傳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堯臣家貧喜飲酒賢士大夫多從之游時載酒過門善談笑與物無忤詎嘲刺譏託於詩晚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織文乃堯臣詩也名重於時如此

江休復字鄰幾開封陳留人少彊學博覽爲文淳雅尤善於詩喜琴弈飲酒不以聲利爲意進士起家爲桂陽監藍山尉騎驢之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遷殿中丞獻其所著書召試爲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與蘇舜欽游坐預進奏院祠神會落職

列傳

四百十五

傳二百二

二

王子明

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通判睦州徙廬州復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爲群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勾院修起居注累遷尚書刑部郎中卒休復外簡曠而內行甚飭事孀姑如母所與游皆一時豪俊爲政簡易嘗著神告一篇言皇嗣未立假神告祖宗之意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子孫多流落民間宜甄錄之著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蘇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爲文閉戶益讀書

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
二子軾轍皆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上其所著書二十
二篇既出土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所
著權書衡論機策文多不可悉錄錄其心術遠慮二篇心
術曰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覆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
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
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
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
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
其力小勝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爲所以養其

心故士當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
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所以七十
戰而兵不殆也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
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
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
動於嶮鄧艾縋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
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
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
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
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遷小利

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斂而置之彼將彊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蠶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胄衣甲據丘而寢則童子鬪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

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遠慮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可得而知矣群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群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群臣所不得聞群臣不得聞則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

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群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爲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縱公至於奇機密謀群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鄼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

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旣治矣而又以霍光

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胷以濟緩急奈何天下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憂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

傳四百一

傳二百二

六

王守明

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惇惇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執手入卧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踈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宰相韓琦見其書善之奏于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

家縑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

章望之字表民建州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宏放爲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廕爲秘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扼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汲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襄怒誣以贓貶望之號泣歷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劾卒脫拱之冤復官如初

傳四百六

傳二百二

七

王子明

望之遂不復仕覃恩遷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脩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脩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人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詩詩雜文數百篇集爲

三十卷

王逢字會之太平州當塗人其四世祖居巖仕唐爲驍衛長史遭亂棄官歸居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巖散遣其家人而以身歸行密授以湖州別駕不遣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巖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其後有人於嵩山見空石室詢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巖居此去而莫知其所終子孫仕無顯者至逢博學能屬文尤長於講說少舉進士不中去教授蘇州學者嘗數百人晚始登第補南雄州軍事判官歸爲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瑋從學事之甚謹岐國公主旣降瑋爲逢求遷官且有命逢辭不受久之以太常博士通判徐州未至

卒逢爲人樂易篤於朋友與胡瑗最善喜著書有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妻陳氏亦有賢行無子

孫唐卿字希元青州人少有學行年十七以書謁韓琦琦甚器之與黃庠楊寘自景祐以來俱以進士爲舉首有名一時唐卿初中第通判陝州於吏事若素習民有母再適人而死及葬其父恨母之不得祔乃盜母之喪而同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時權府事乃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爾乃釋之以聞未幾丁父憂毀瘠嘔血而卒詔賻其家黃庠字長善洪州分寧人博學彊記超敏過人初至京師就舉國子監開封府禮部皆爲第一比引試崇政殿以疾

不時入天子遣內侍即邸舍撫問賜以藥劑是時庠名聲動京師所作程文傳誦天下聞于外夷近世布衣罕比也歸江南五年以病卒

楊寘字審賢察之弟少有雋才慶曆二年舉進士京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既試崇政殿帝臨軒啓封見名喜動于色謂輔臣曰楊寘也遂擢第一公卿相賀爲得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特詔賻恤其家先是其友夢寘作龍首山人寘自謂龍首我四冠多士山人無祿位之稱我其終是乎已而果然

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也善屬文舉進士稍爲宗子博

傳四百九

傳二百二

九

子明

士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亦坐貶安置惠州會赦復官承議郎提舉上清太平宮歸蜀道病卒年五十一庚爲文精密通於世務作名治察言閔俗存舊內前行諸篇時人稱之有文集二十卷子文若自有傳庚兄弟五人長兄瞻字望之後改名伯虎字長孺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元祐三年其父游瀘南伯虎兄弟居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汝奉母奠朝夕吾趨瀘南庚未及應伯虎奮曰吾決矣起裹糧黎明走洪川僦舟遇江漲聲搖數十里客舟皆艤岸不敢動伯虎彷徨堤上有漁者持

小艇繫港中啗以厚利不許伯虎超入艇中叱僕夫解維
漁者不得已從之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
問其故具告之父嘆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伯虎具舟
侍父以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元符二年庚以貢舉事繫
獄臨叩語連伯虎臨叩并械之凡對吏逾年掠治無完膚
其詞確然一不及庚以故獄久不具卒會赦除之伯虎性
真率無威儀人多易之至是皆大服以爲不可及伯虎仕
於四方每數年一歸不過旬日復去後卒于家有子二人
文同字與可梓州梓潼人漢文翁之後蜀人猶以石室名
其家同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善
詩文篆隸行草飛白文彥博守成都竒之致書同曰與可
襟韻洒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司馬光蘇軾尤敬重之
軾同之從表弟也同又善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
縑素請者足相躡於門同厭之投縑於地罵曰吾將以爲
鞮好事者傳之以爲口實初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集賢
校理知陵州又知洋州元豐初知湖州明年至陳州宛丘
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崔公度嘗與同同爲館
職見同京南殊無言及將別但云明日復來乎與子話公
度意以話爲畫明日再往同曰與公話則左右顧恐有聽
者公度方知同將有言非畫也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

可過臯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
及京中傳同死公度乃悟所見非生者有丹淵集四十卷
行于世

楊傑字次公無爲人少有名于時舉進士元豐中官太常
者數任一時禮樂之事皆預討論嘗議玉牒帝系自僖祖
而上世次莫知則僖祖爲始祖無疑宜以僖祖配感生帝
又請孝惠賀后淑德尹后章懷潘后皆祖宗首納之后孝
章宋后嘗母儀天下升祔之禮久而未講宜因慈聖光獻
崇配之日升四后神主祔于祖宗拓室斷天下之大疑正
宗廟之大法由是四后始得升祔神宗詔祕書監劉几禮

傳四百九

傳二百二

十一

王子明

部侍郎范鎮議樂几請命傑同議傑言大樂七失並圖上
之神宗下几鎮參定鎮不用傑議自製樂成詔褒之元豐
末晉州教授陸長愈言近封孟軻鄒國公宜春秋釋奠與
顏子並配下太常議傑與少卿葉均博士盛陶王古辛公
佐以謂凡配享從祀皆孔子同時之人今以孟軻並配非
是禮部復言自唐至今以伏勝高堂生等二十一賢從祀
豈必同時人詔從禮部議哲宗即位議樂又用范鎮說傑
復破鎮樂章曲名宮架加磬十六鍾磬之非又論鎮以黑
黍用秬制律銅量叩之不合黃鍾以世無真黍用太府尺
爲樂尺下舊樂三律詳具樂志傑在神宗時與鎮異議至

是復攻之鎮之樂律卒不用元祐中爲禮部員外郎出知
潤州除兩浙提點刑獄卒年七十自號無爲子有文集二
十餘卷樂記五卷

賀鑄字方回衛州人孝惠皇后之族孫長七尺面鐵色眉
目聳拔喜談當世事可否不少假借雖貴要權傾一時小
不中意極口詆之無遺辭人以爲近俠博學強記工語言
深婉麗密如次組繡尤長於度曲掇拾人所棄遺少加槩
括皆爲新奇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温庭筠常奔命不
暇諸公貴人多客致之鑄或從或不從其所不欲見終不
貶也初娶宗女隸籍右選監太原工作有貴人子同事驕

傳四百六五

傳二百二

十二

王子明

倨不相下鑄廉得盜工作物屏侍吏閉之密室以杖數曰
來若某時盜某物爲某用某時盜某物入于家然乎貴人
子惶駭謝有之鑄曰能從吾治免白發即起自袒其膚杖
之數下貴人子叩頭祈哀即大笑釋去自是諸挾氣力頡
頤者皆側目不敢仰視是時江淮間有米芾以魁岸奇譎
知名鑄以氣俠雄爽適相先後二人每相遇瞋目抵掌論
辯鋒起終日各不能屈談者爭傳爲口實元祐中李清臣
執政奏換通直郎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竟以尚氣使酒
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食宮祠祿退居吳下稍務引遠世
故亦無復軒輊如平日家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無一字

誤以是杜門將遂其老家貧貧子錢自給有負者輒折券與之秋毫不以丐人鑄所爲詞章往往傳播在人口建中靖國時黃庭堅自黔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爲似謝玄暉其所與交終始厚者惟信安程俱鑄自哀歌詞名東山樂府俱爲序之嘗自言唐諫議大夫知章之後且推本其初出王子慶忌以慶爲姓居越之湖澤所謂鏡湖者本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爲賀氏慶湖亦轉爲鏡當時不知何所據故鑄自號慶湖遺老有慶湖遺老集二十卷

劉涇字巨濟簡州陽安人舉進士王安石薦其才召見除

傳四百十三

傳二百二

十三

王子明

經義所檢討久之爲太學博士罷知咸陽縣常州教授通判莫州成都府除國子監丞知處號真坊四州元符末上書召對除職方郎中卒年五十八涇爲文務竒怪語好進取多爲人排斥屢躓不伸同時有鄭少微者字明舉成都人也與涇俱以文知名而仕不偶

鮑由字欽止處州龍泉人舉進士嘗從王安石學又親炙蘇軾故其文汪洋闕肆詩尤高妙徽宗召對除工部員外郎居無何以不合去責監泗州轉般倉歷河東福建路常平廣西淮南轉運判官復召爲郎以言者罷提點元封觀起知明州又知海州復奉祠卒年五十六嘗注杜甫詩有

文集五十卷

黃伯思字長睿其遠祖自光州固始徙閩爲邵武人祖履資政殿大學士父應求饒州司錄伯思體弱如不勝衣風韻灑落飄飄有凌雲意自幼警敏不好弄日誦書千餘言每聽履講經史退與他兒言無遺誤者嘗夢孔雀集于庭覺而賦之詞采甚麗以履任爲假承務郎甫冠入太學校藝屢占上游履將以恩例奏增秩伯思固辭履益竒之元符三年進士高等調磁州司法參軍久不任改通州司戶丁內艱服除除河南府戶曹參軍治劇不勞而辨秩滿留守鄧洵武辟知右軍巡院伯思好古文竒字洛下公卿家

傳四百廿三

傳二百二

十五

子明

商周秦漢彝器款識研究字畫體制悉能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凡字書討論備盡初淳化中博求古法書命待詔王著續正法帖伯思病其乖僞厖雜考引載籍咸有依據作刊誤二卷由是篆隸正行草章草飛白皆至妙絕得其尺牘者多藏弄又二年除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兼六典檢閱文字改京秩尋監護崇恩太后園陵使司掌管牋奏以修書恩升朝列擢秘書省校書郎未幾遷秘書郎縱觀冊府藏書至忘寢食自六經及歷代史書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曆卜筮之說無不精詣凡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集古器考定真贗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

居多館閣諸公自以爲不及也踰再考丁外艱宿抱羸瘵
因喪尤甚服除復舊職伯思頗好道家自號雲林子別字
霄賓及至京夢人告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
覺而書之不踰月以政和八年卒年四十伯思學問慕揚
雄詩慕李白文慕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翼騷一卷二子
詔右宣教郎荆湖南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訥右從事
郎福州懷安尉哀伯思平日議論題跋爲東觀餘論三卷

百卒

傳二百二

圭

王子明

列傳卷第二百二

列傳卷第二百三

宋史四百四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事前中書省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文苑六

黃庭堅

晁補之弟詠之

秦觀

張耒

陳師道

李廌

劉恕

王無咎

蔡肇

李格非

呂南公

郭祥正

米芾

劉詵

倪濤

李公麟

周邦彥

朱長文

劉夙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誦舅

言平八
列傳

傳二百三

章甫卿

李常過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常驚以為一日千里
舉進士調葉縣尉熙寧初舉四京學官第文為優教授北
京國子監留守文彥博才之留再任蘇軾嘗見其詩文以
為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世又無此作由是聲名始震
知太和縣以平易為治時課頌鹽筴諸縣爭占多數太和
獨否吏不悅而民安之哲宗立召為校書郎神宗實錄檢
討官逾年遷著作佐郎加集賢校理實錄成擢起居舍人
丁母艱庭堅性篤孝母病彌年晝夜視顏色衣不解帶及
亡廬墓下哀毀得疾幾殆服除為秘書丞提點明道宮兼
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

論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畿邑以待問摘千餘條示之
謂爲無驗證旣而院吏考閱悉有据依所餘才三十二事
庭堅書用鐵龍爪治河有同兒戲至是首問焉對曰庭堅
時官北都嘗親見之真兒戲耳凡有問皆直辭以對聞者
壯之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言者猶以處善地爲翫法以
親嫌遂移戎州庭堅泊然不以遷謫介意蜀士慕從之游
講學不倦凡經指授下筆皆可觀徽宗即位起監鄂州稅
簽書寧國軍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不行丐
郡得知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龍觀庭堅在河北與
趙挺之有微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所

列傳

四十七

傳二百三

二

作荆南承天院記指爲幸災復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
州未聞命而卒年六十一庭堅學問文章天成性得陳師
道謂其詩得法杜甫學甫而不爲者善行草書楷法亦自
成一家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爲四學
士而庭堅於文章尤長於詩蜀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故
稱蘇黃軾爲侍從時舉以自代其詞有瓌偉之文妙絕當
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其重之也如此初游瀟皖山
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晁補之字無咎濟州鉅野人太子少傅迥五世孫宗慤之
曾孫也父端友工於詩補之聰敏強記纔解事即善屬文

王安國一見竒之十七歲從父官杭州稗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州通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讀之嘆曰吾可以閣筆矣又稱其文博辯雋偉絕人遠甚必顯於世由是知名舉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神宗閱其文曰是深於經術者可革浮薄調澧州司戶參軍北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初為太學正李清臣薦堪館閣召試除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以祕閣校理通判揚州召還為著作佐郎章惇當國出知齊州群盜晝掠塗巷補之默得其姓名囊橐皆審一日宴客召賊曹以方略授之酒行未竟悉擒以來一府為徹警坐修神宗實錄失實降通判應天府

列傳

二百三

三

章竒傳

亳州又貶監處信二州酒稅徽宗立復以著作召既至拜吏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黨論起為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府修河橋以便民民畫祠其像徙湖州密州果州遂主管鴻慶宮還家葺歸來園自號歸來子忘情仕進慕陶潛為人大觀末出黨籍起知達州改泗州卒年五十八補之才氣飄逸嗜學不知倦文章溫潤典縟其凌麗竒卓出於天成尤精楚詞論集屈宋以來賦詠為變離騷等三書安南用兵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擇仁厚勇略吏為五管郡守及修海上諸郡武備議者以為通達世務從弟詠之

詠之字之道少有異材以蔭入官調揚州司法參軍未上時蘇軾守揚州補之倅州事以其詩文獻軾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一識面邪乃具參軍禮入謁軾下堂挽而上顧坐客曰竒才也復舉進士又舉宏詞一時傳誦其文爲河中教授元符末應詔上書論事罷官久之爲京兆府司錄事秩滿提點崇福宮卒年五十二有文集五十卷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強志盛氣好大而見竒讀兵家書與已意合見蘇軾於徐爲賦黃樓軾以爲有屈宋才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軾勉以應舉爲親養始登

四百三十八
列傳

傳二百三

四

章竒卿

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軾以賢良方正薦于朝除大學博士校正祕書省書籍遷正字而復爲兼國史院編修官上日有硯墨器幣之賜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望指候伺過失旣而無所得則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黃州又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亭爲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及死軾聞之嘆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弟覲字少章

覲字少儀皆能文

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幼穎異十三歲能爲文十七時作函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軾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倡三嘆之聲弱冠第進士歷臨淮主簿壽安尉咸平縣丞入爲太學錄范純仁以館閣薦試遷祕書省正字著作佐郎祕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顧義自守泊如也擢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起爲通判黃州知兗州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潁汝二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

四十五

傳二百三

五

章句初

明道宮初耒在潁聞蘇軾訃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耒儀觀甚偉有雄才筆力絕健於騷詞尤長時二蘇及黃庭堅晁補之輩相繼沒耒獨存士人就學者衆分日載酒殺飲食之誨人作文以理爲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氏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颯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

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竒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竒而竒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竒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竒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文之陋也學者以爲至言作詩晚歲益務平淡効白居易體而樂府効張籍久於投閑家益貧郡守翟汝文欲爲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英殿修撰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年十六蚤以文謁曾鞏鞏一見竒之許其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

四州六
列傳

傳二百三

六

章壽劬

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傳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爲祕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棺斂之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諸經尤邃詩禮爲文精深雅奧喜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財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奧學至行或莫之聞也嘗銘黃樓曾子固

謂如秦石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觀延致師道答曰辱書論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爲臣則不見於王公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

四六

傳二百三

七

章考卿

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爲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願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有嚮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預郊祀行禮寒甚衣無綿妻就假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李廌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廌六歲而孤能自奮立少長以學問稱鄉里謁蘇軾於黃州贄文求知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廌再拜受教而家素貧三世未葬一夕撫枕流涕曰吾忠孝焉是學而親未葬何以學爲旦而別軾將客游四方以歲其事軾解衣爲助又作詩以勸風義者於是不數年盡致累世之喪三十餘柩歸窆華山下范鎮爲表墓以美之益閉門讀書又數年再見軾軾閱其所著歎曰張耒秦觀之流也鄉舉試禮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呂大防歎曰有司試藝乃失此奇才邪軾與范

四十四
傳

傳二百三

八

章壽

祖禹謀曰廌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棄竒寶於路隅昔人所歎我曹得無意哉將同薦諸朝未幾相繼去國不果軾亡廌哭之慟曰吾愧不能死知已至於事師之勤渠敢以生死爲間即走許汝間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曰皇天后土監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萬古英靈之氣詞語竒壯讀者爲悚中年絕進取意謂頽爲人物淵藪始定居長社縣令李佐及里人買宅處之卒年五十一廌喜論古今治亂條暢曲折辯而中理當喧溷倉卒間如不經意睥睨而起落筆如飛馳元祐求言上忠諫書忠厚論并獻兵鑒二萬言論西事朝廷擒羌酋鬼章將致法廌

深論利害以爲殺之無益願加寬貸當時躋其言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渙字凝之爲潁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于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脩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渙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戚戚意以壽終恕少穎悟書過目即成誦八歲時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年十三欲應制科從人假漢唐書閱月皆歸之謁丞相晏殊問以事反覆詰難殊不能對恕在鉅鹿時召至府重禮之使講春秋殊親帥官屬往聽未冠舉進士時有詔能講經義者

照七

傳二百三

九

齊柳

別奏名應詔者才數十人恕以春秋禮記對先列注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異之擢爲第一他文亦入高等而廷試不中格更下國子試講經復第一遂賜第調鉅鹿主簿和川令發強擿伏一時能吏自以爲不及恕爲人重意義急然諾郡守得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恕獨恤其妻子如已骨肉又面數轉運使深文峻詆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鉅微之事如指諸掌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

知者唯劉恕耳即召爲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諉
恕恕於魏晉以後事考證差繆最爲精詳王安石與之有
舊欲引寘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因言天子方屬
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又條
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安石怒
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稠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
之絕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禍福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
面譽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奮厲不顧直
指其事得失無所隱光出知永興軍恕亦以親老求監南
康軍酒以就養許即官修書光判西京御史臺恕請詣光

留數月而歸道得風攣疾右手足廢然苦學如故少間輒
修書病亟乃止官至秘書丞卒年四十七恕爲學自曆數
地里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證求書不遠
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寢食偕司馬光游萬安山道
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知名者恕能言其行事
始終歸驗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枉道借覽
次道日具饌爲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爲來也殊廢吾事
悉去之獨閉閣晝夜口誦手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
之翳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又采太古以來
至周威烈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爲通鑑外紀家

素貧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而別行及頽悉封還之尤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好攻人之惡每自訟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亦終不能改也死後七年通鑑成追錄其勞官其子義仲爲郊社齋郎次子和仲有超軼材作詩清奧刻厲欲自成家爲文慕石介有俠氣亦蚤死

王無咎字補之建昌南城人第進士爲江都儀真主簿天台令棄而從王安石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復調南康

四十五

傳二百三

十一

章書初

主簿已又棄去好書力學寒暑行役不暫釋所在學者歸之去來常數百人王安石爲政無咎至京師士大夫多從之游有卜鄰以考經質疑者然與人寡合常閉門治書惟安石言論莫逆也安石上章薦其文行該備守道安貧而久棄不用詔以爲國子直講命未下而卒年四十六

蔡肇字天啓潤州丹陽人能爲文最長歌詩初事王安石見器重又從蘇軾游聲譽益顯第進士歷明州司戶參軍江陵推官元祐中爲太學正通判常州召爲衛尉寺丞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初入爲戶部吏部員外郎兼編修國史言者論其學術反覆出提舉兩浙刑獄張商英當國引

爲禮部員外進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前此試三題率以宰相上馬爲之候肇授筆立就不加潤飾商英讀之擊節纔踰月以草御史幸義責詞不稱罷爲顯謨閣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論其包藏異意非議辟雍以爲不當立奪職提舉洞霄宮會赦復之卒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其幼時俊警異甚有司方以詩賦取士格非獨用意經學著禮記說至數十萬言遂登進士第調冀州司戶參軍試學官爲鄆州教授郡守以其貧欲使兼他官謝不可入補太學錄再轉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蘇軾嘗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

四十三

傳二百三

十三

青如

其後洛陽陷于金人以爲知言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爲檢討不就戾執政意通判廣信軍有道士說人禍福或中出必乘車叱俗信惑格非遇之塗叱左右取車中道士來窮治其姦杖而出諸境召爲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籍罷卒年六十一格非苦心工於詞章陵轢直前無難易可否筆力不少滯嘗言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焉則不能工且晉人能文者多矣至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字字如肺肝出遂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妻王氏拱辰孫女亦善文女清照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之子明誠自號易安居士

呂南公字次儒建昌南城人於書無所不讀於文不肯綴
緝陳言熙寧中士方推崇馬融王肅許慎之業剽掠補拆
臨摹之藝大行南公度不能逐時好一試禮闈不偶退築
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爲意益著書且借史筆以褒善貶惡
遂以袞斧名所居齋嘗謂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
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辨訟心未始不虛
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於辭而已觀書契以來特
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士無志於立則已必有志焉則
文何可以卑淺而爲之故毅然盡心思欲與古人並元祐
初立十科薦士中書舍人曾肇上疏稱其讀書爲文不事

四十九

傳二百三

十三

章壽

俗學安貧守道志希古人堪充師表科一時廷臣亦多稱
之議欲命以官未及而卒遺文曰灌園先生集傳於世

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聲
梅堯臣方擅名一時見而歎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
舉進士熙寧中知武岡縣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時王安
石用事祥正奏乞天下大計專聽安石處畫有異議者雖
大臣亦當屏黜神宗覽而異之一日問安石曰卿識郭祥
正乎其才似可用出其章以示安石安石恥爲小臣所薦
因極口陳其無行時祥正從章惇察訪辟聞之遂以殿中
丞致仕後復出通判汀州知端州又棄去隱于縣青山卒

米芾字元章吳人也以母侍宣仁后潘邸舊恩補浚光尉
歷知雍丘縣漣水軍太常博士知無為軍召為書畫學博
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曉圖擢禮部員外
郎出知淮陽軍卒年四十九芾為文竒險不蹈襲前人軌
轍特妙於翰墨沈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
名一家尤工臨移至亂真不可辨精於鑒裁遇古器物書
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王安石嘗摘其詩句書扇上蘇
軾亦喜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
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所為譎異時有可傳
笑者無為州治有巨石狀竒醜芾見大喜曰此足以當吾

四十四
列傳

傳二百三

十四

章

拜具衣冠拜之呼之為兄又不能與世俯仰故從仕數困
嘗奉詔做黃庭小楷作周興嗣千字韻語又入宣和殿觀
禁內所藏人以為寵子友仁字元暉力學嗜古亦善書畫
世號小米仕至兵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

劉詵字應伯福州福清人中進士第歷莆田主簿知廬江
縣崇寧中為講議司檢討官進軍器大理丞大晟府典樂
詵通音律嘗上歷代雅樂因革及宋制作之旨故委以樂
事又言周官大司樂禁淫聲慢聲蓋孔子所謂放鄭聲者
今燕樂之音失於高急曲調之詞至於鄙俚恐不足以召
和氣宋火德也音尚徵徵調不可闕臣按古制旋十二宮

以七聲得正徵一調惟陛下財取徵宗曰卿言是也五聲
闕一不可徵招角招爲君臣相說之樂此朕所欲聞而無
言者卿宜爲朕典司之他日禁中出古鍾二詔執政召詵
按於都堂詵曰此與今太簇大呂聲協命取大晟鍾扣之
果應又曰鍾擊之無餘韻不如石聲詩所云依我磬聲者
言其清而定也復取以合之聲益諧歷宗正鴻臚衛尉太
常四少卿纂續因革禮卒詵居母喪盡禮有雙芝生墓側
人以爲孝感

倪濤字巨濟廣德軍人卅角能屬文博學強記年十五試
太學第一遂擢進士調廬陵尉信陽軍教授入爲太學正

祕書省校書郎著作佐郎司勳左司員外郎朝廷議有事
燕雲大臣爭先決策爲固位計皆心知不可無敢一出口
濤獨言其非且曰景德以來遼守約不犯邊盟誓固在不
可渝也天下久平士不習戰軍儲又屈毋輕議以詒後患
王黼怒曰君敢沮軍事邪於是言者論其鼓唱撰造貶監
朝城縣酒稅再徙茶陵船場卒年三十九死之明年金人
犯闕朝廷憶濤言官其一子有雲陽集傳於世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歷南康長垣尉泗州錄事
參軍用陸佃薦爲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御史檢法好古
博學長於詩多識竒字自夏商以來鍾鼎尊彝皆能考定

世次辨測款識聞一妙品雖捐千金不惜紹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蚓鳥魚爲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琬法中絕此真秦李斯所爲不疑議由是定元符三年病痺遂致仕旣歸老肆意於龍眠山巖壑間雅善畫自作山莊圖爲世寶傳寫人物尤精識者以爲顧凱之張僧繇之亞襟度超軼名士交譽之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然因畫爲累故世但以藝傳云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疎雋少檢不爲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書元豐初游京師獻汴都賦餘萬言神宗異之命

侍臣讀於邇英問召赴政事堂自太學諸生一命爲正居五歲不遷益盡力於辭章出教授廬州知溧水縣還爲國子主簿哲宗召對使誦前賦除秘書省正字歷校書郎考功員外郎衛尉宗正少卿兼議禮局檢討以直龍圖閣知河中府徽宗欲使畢禮書復留之踰年乃知隆德府徙明州入拜秘書監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未幾知順昌府徙處州卒年六十六贈宣奉大夫邦彥好音樂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蔚傳於世

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吳人年未冠舉進士乙科以病足不肯試吏築室樂園坊著書閱古吳人化其賢長吏至莫不

先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以不到樂園為恥名動京師公卿薦以自代者衆元祐中起教授於鄉召為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元符初卒哲宗知其清賻絹百有文三百卷六經皆為辨說又著琴史而序其略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蓋立志如此

劉弇字偉明吉州安福人兒時警穎日誦萬餘言登元豐二年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歷官知嘉州峨眉縣改太學博士元符中有事于南郊弇進南郊大禮賦哲宗覽之動容以為相如子雲復出除祕書省正字徽宗即位改著

三十七

傳二百三

十七

青柳

作佐郎實錄院檢討官以疾卒于官弇少嗜酒不事拘檢為文辭剷剔瑕類卓詭不凡有龍雲集三十卷周必大序其文謂廬陵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為一代儒宗繼之者弇也其相推重如此云

列傳卷第二百三

列傳卷第二百四

宋史四百四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鎮國軍節度使前中書省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文苑七

陳與義

汪藻

葉夢得

程俱

張嶠

韓駒

朱敦儒

葛勝仲

熊克

張即之

附趙蕃

陳與義字去非其先居京兆自曾祖希亮始遷洛故為洛人與義天資卓偉為兒時已能作文致名譽流輩歛衽莫敢與抗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開德府教授累遷太學

列傳

傳二百四

胡仲玉

博士擢符寶郎尋謫監陳留酒稅及金人入汴高宗南遷遂避亂襄漢轉湖湘踰嶺嶠久之召為兵部員外郎紹興元年夏至行在遷中書舍人兼掌內制拜吏部侍郎尋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召為給事中駁議詳雅又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被召會宰相有不樂與義者復用為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六年九月高宗如平江十一月拜翰林學士知制誥七年正月參知政事唯師用道德以輔朝廷務尊主威而振綱紀時丞相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機上曰今梓宮與太后淵聖皆未還若不與金議和則無可還之理

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萬一無成則用兵必不免上曰然三月從帝如建康明年扈蹕還臨安以疾請復以資政殿學士知湖州陛辭帝勞問甚渥遂請閒提舉臨安洞霄宮十一月卒年四十九與義容狀儼恪不妄笑言平居雖謙以接物然內剛不可犯其薦士於朝退未嘗以語人士以是多之尤長於詩體物寓興清遠紆餘高舉橫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嘗賦墨梅徽宗嘉賞之以是受知于上云

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幼穎異入太學中進士第調婺州觀察推官改宣州教授稍遷江西提舉學事司幹當公

列傳

四百九十一
傳二百四

二

胡仲五

事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群臣皆賡進惟藻和篇衆莫能及時胡仲亦以文名人爲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仲汪藻尋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再遷著作佐郎時相王黼與藻同舍素不咸出通判宣州提點江州太平觀投閑凡八年終黼之世不得用欽宗即位召爲屯田員外郎再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高宗踐祚召試中書舍人時次揚州藻多論奏宰相黃潛善惡之遂假他事免爲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觀明年復召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兵部侍郎兼侍講拜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縮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搢紳艷之屬時多事詔

令類出其手嘗論諸大將擁重兵寢成外重之勢且陳所以待將帥者三事後十年卒如其策又言崇觀以來貲結權倖奴事閹宦與開邊誤國得職名自觀文殿大學士而下直祕閣官至銀青光祿大夫者近稍鐫褫而建炎恩宥又當甄復盍依國初法止中大夫紹興二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以顏真卿盡忠唐室嘗守是邦乞表章之詔賜廟忠烈又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今踰二十年無復日曆何以示來世乞即臣所領州許臣訪尋故家文書纂集元符庚辰

以來詔旨爲日曆之備制可史館旣開修撰纂崇禮言不必別設外局乃已郡人顏經投匭懇其敷糶軍食遂貶秩停官起知撫州御史張致遠又論之予祠六年修撰范冲言日曆國之大典比詔藻纂修事復中止恐遂散逸宜令就閒復卒前業詔賜史館修撰餐錢聽辟屬編類八年上所修書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凡六百六十有五卷藻再進官其屬鮑延祖孟處義咸增秩有差藻升顯謨閣學士遣使賜茶藥尋知徽州逾年徙宣州言者論其嘗爲蔡京王黼之客奪職居永州累赦不宥二十四年卒秦檜死復職官其二子二十八年徽宗實錄成書右僕射湯

思退言藻嘗纂集詔旨比修實錄所取十蓋七八深有力於斯文詔贈端明殿學士藻通顯三十年無屋廬以居博極群書老不釋卷尤喜讀春秋左氏傳及西漢書工儷語多著述所爲制詞人多傳誦子六人恬恪憺怍慍懣

葉夢得字少蘊蘇州吳縣人嗜學蚤成多識前言往行談論亶亶不窮紹聖四年登進士第調丹徒尉徽宗朝自婺州教授召爲議禮武選編修官用蔡京薦召對言自古帝王爲治廣狹大小規模各不同然必自先治其心者始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材有邪正民情有休戚四者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或陷之以聲色

列傳

四百卅八

傳二百四

四

杉中五

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未嘗不顛倒易位而况求其功乎上異其言特遷祠部郎官大觀初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爲可而出於陛下則前日不應廢以爲不可而不出於陛下則今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爲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故先王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

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爲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爲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爲先二年累遷翰林學士極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乞身先衆人補郡蔡京初欲以童貫宣撫陝西取青唐夢得見京問曰祖宗時宣撫使皆是見任執政文彥博韓絳因此即軍中拜相未有以中人爲之元豐末神宗欲命李憲雖王珪亦能力爭此相公所見也昨八寶恩遽除貫節度使天下皆知非祖宗法此已不可救今又付以執政之任使得青唐何以處之京有慙色然卒用貫取青唐三年以龍圖閣直

學士知汝州尋落職提舉洞霄宮政和五年起知蔡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移帥潁昌府發常平粟振民常平使者劉寄惡之宦官楊戩用事寄括部內得常平錢五十萬緡請糴粳米輸後苑以媚戩戩委其屬持御筆來責以米樣如蘇州夢得上疏極論潁昌地力與東南異願隨品色不報時旁郡糾民輸鎡就糴京師怨聲載道獨潁昌賴夢得得免李彥括公田以黠吏告訐籍邾城舞陽隱田數千頃民詣府訴者八百戶夢得上其事捕吏按治之郡人大悅戩彥交怒尋提舉南京鴻慶宮自是或廢或起逮高宗駐蹕揚州遷翰林學士兼侍讀除戶部尚書陳待敵之計有三

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爲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爲重氣以將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因請上南巡阻江爲險以備不虞又請命重臣爲宣總使一居泗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疏入不報既而帝駐蹕杭州遷尚書左丞奏監司州縣擅立軍期司掊斂民財者宜罷上諭以兵食二事最大當擇大臣分掌門下侍郎顏岐知杭州康允之皆嫉夢得又與宰相朱勝非議論不協會州民有上書訟夢得過失者上以夢得深曉財賦乃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

列傳

四百四十

傳二百四

六

胡仲玉

太一宮專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頓遞使辭不拜歸湖州紹興初起爲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時建康荒殘兵不滿三千夢得奏移統制官韓世清軍屯建康崔增屯采石閻臯分守要害會王才降劉豫引兵入寇夢得遣使臣張偉諭才降之以其衆分隸諸軍濠壽叛將寇宏陳卞錐陽受朝命陰與劉豫通夢得諭以福禍皆聽命及豫入寇卞擊敗之齊兵宵遁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又奏防江措畫八事一申飭邊備二分布地分三把截要害四約束舟船五團結鄉社六明審斥堠七措置積聚八責官吏死

守又言建康太平池州緊要隘口江北可濟渡去處共一十九處願聚集民兵把截要害命諸將審度敵形併力進討金都元帥宗弼犯含山縣進逼歷陽張俊諸軍遷延未發夢得見俊請速出軍曰敵已過含山縣萬一金人得和州長江不可保矣俊趣諸軍進發聲勢大振金兵退屯昭關明年金復入寇遂至柘臯夢得團結沿江民兵數萬分據江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渡而去初建康屯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權貨務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與諸道兵咸集夢得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詔加觀文殿學士移

列傳

四百卅九

傳二百四

七

明仲玉

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海寇朱明猖獗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遂平寇五十餘群然頗與監司異議上章請老特遷一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拜崇信軍節度使致仕十八年卒湖州贈檢校少保

程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以外祖尚書左丞鄧潤甫恩補蘇州吳江主簿監舒州太湖茶場坐上書論事罷歸起知泗州臨淮縣累遷將作監丞近臣以譏述薦遷著作佐郎宣和二年進頌賜上舍出身除禮部郎以病告老不俟報而歸建炎中爲太常少卿知秀州會車駕臨幸賜對俱言陛下德日新政日舉賞罰施置仰當天意俯合人心則趙

氏安而社稷固不然則宗社危而天下亂其間蓋不容髮高宗嘉納之金兵南渡據臨安遣兵破崇德海鹽馳檄諭降俱率官屬棄城保華亭留兵馬都監守城朝廷命俱部金帛赴行在既至以病乞歸紹興初始置祕書省召俱爲少監奏修日曆祕書長貳得預修纂自俱始時庶事草創百司文書例從省記俱摭三館舊聞比次爲書名曰麟臺故事上之擢中書舍人兼侍講俱論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

列傳

四百四十

傳二百四

八

仲玉

抗秦通財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使人人不敢當事不敢盡謀則艱危之時誰與圖回而恢復乎武功大夫蘇易轉橫行俱論祖宗之法文臣自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射武臣自三班奉職至節度使此以次遷轉之官也武臣自閣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爲橫行不繫磨勘遷轉之列其餘授皆頒特旨故元豐之制以承務郎至特進爲寄祿官易監主簿至僕射之名武臣獨不以寄祿官易之者蓋有深意也政和間改武臣官稱爲郎大夫遂并橫行易之爲轉官等級蓋當時有司不習典故以開僥倖之門自改使爲大夫以來常調之官下至皂隸轉爲橫行者不可

勝數且文臣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夫官職輕重在朝廷朝廷愛重官職不妄與人則官職重反是則輕輕則得者不以爲恩未得者常懷缺望此安危治亂所關也徐俯爲諫議大夫俱繳還以爲俯雖才俊氣豪所歷尚淺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也昔唐元稹爲荆南判司忽命從中出召爲省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聽時謂監軍崔潭峻之所引也近聞外傳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號爲警策臣恐外人以此爲疑仰累聖德陛下誠知俯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不報後二日言者論俱前棄秀州城罷爲提舉

列傳

四百卅五

傳二百四

九

仲玉

江州太平觀久之除徽猷閣待制俱晚病風痺秦檜薦俱領史事除提舉萬壽觀實錄院修撰使免朝參俱力辭不至卒年六十七俱在掖垣命令下有不安于心者必反覆言之不少畏避其爲文典雅閎奧爲世所稱

張嶠字巨山襄陽人宣和三年上舍選中第調唐州方城尉改房州司刑曹劉子羽薦于川陝宣撫使張浚辟利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官紹興五年召對嶠上疏曰金人去冬深涉吾地王師屢捷一朝宵遁金有自敗之道非我幸勝之也今士氣稍振乘其銳而用之固無不然兵疲民勞若便圖進取似未可遽臣竊謂爲今日計當

築塢堡以守淮南之地興屯田以爲久戍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以我之常待彼之變又荆襄壽春皆古重鎮敵之侵軼多出此塗願速擇良將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勢召試除祕書省正字六年地震嶠奏比年以來賦歛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擠溝壑土著者失常業地震之異殆或爲此願深思變異之由修政之闕致民之安七年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再遷著作郎嶠因對言吳蜀唇齒之勢也蜀去朝廷遠今無元帥一年矣蜀之利害臣粗知之忠勇之人使之捍外侮則可至於撫循斯民則非所能辦也宜於前宰執中擇其可以任川事者委任之然川蜀

繫國利害非腹心之臣不可今早得一賢宣撫使爲要又言自駐蹕吳會以來似未嘗以襄陽荆南爲意今宜亟選儒臣有牧御之才者爲二路帥使之招集流散興農桑治城壁以爲保固之資益重上流之勢旣而何掄以刊改神宗實錄得罪語連嶠出爲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略曰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用在不在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爲意陛下渡江十年矣外有勦敵之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進言者多矣今皆以爲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事者衆矣今皆習是以爲當然而更爲迂闊之事此近於納諫而不知用知

利害而不知恤也爲今之計朝斯夕斯非是二者不務數年之後庶其有濟有國之所惡者莫大於朋黨今一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宜其朋黨之寢成也九年除司勳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金人叛盟上命兩省卿監郎曹各草檄以進獨取嶠所進者播之四方十年擢中書舍人升實錄院同修撰論王德用復宿亳兩郡乃擅退軍使岳飛勢孤金人猖獗授承宣防禦使何應罰而反賞封還詞頭乞罷已降轉官指揮未幾右正言万俟卨論嶠爲侍從日薦引非才以酬私恩邊報始至託疾家居由是罷去頃

列傳

傳二百四

十一

仲玉

之起知衢州除敷文閣待制爲政頗尚嚴酷歲滿得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時方修好息兵朝廷講稽古禮文之事嶠作中興復古詩以進上將召用會疽發背卒年五十三子昌時

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人少有文稱政和初以獻頌補假將仕郎召試舍人院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尋坐爲蘇氏學謫監華州蒲城縣市易務知洪州分寧縣召爲著作郎校正御前文籍駒言國家祠事歲一百十有八用樂者六十有二舊撰樂章辭多牴牾於是詔三館士分撰親祠明堂圓壇方澤等樂曲五十餘章多駒所作宣和五年除

祕書少監六年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入謝上曰近年爲制誥者所褒必溢美所貶必溢惡豈王言之體且盤誥具在寧若是乎駒對若止作制誥則粗知文墨者皆可爲先帝置兩省豈止使行文書而已上曰給事實掌封駁駒奏舍人亦許繳還詞頭上曰自今朝廷事有可論者一切繳來尋兼權直學士院制詞簡重爲時所推未幾復坐鄉黨曲學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高宗即位知江州紹興五年卒于撫州進一官致仕贈中奉大夫與遺澤三人駒嘗在許下從蘇轍學評其詩似儲光羲其後由宦者以進用頗爲識者所薄云子遜遊

朱敦儒字希真河南人父勃紹聖諫官敦儒志行高潔雖爲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中召至京師將處以學官敦儒辭曰麋鹿之性自樂閑曠爵祿非所願也固辭還山高宗即位詔舉草澤才德之士預選者命中書策試授以官於是淮西部使者言敦儒有文武才召之敦儒又辭避亂客南雄州張浚奏赴軍前計議弗起紹興二年宣諭使明橐言敦儒深達治體有經世才廷臣亦多稱其靖退詔以爲右迪功郎下肇慶府敦遣詣行在敦儒不肯受詔其故人勸之曰今天子側席幽士翼宣中興譙定召於蜀蘇庠召於浙張自牧召於長蘆莫不聲流天京風動郡國君何

爲棲茅茹藿白首巖谷乎敦儒始幡然而起既至命對便殿論議明暢上悅賜進士出身爲祕書省正字俄兼兵部郎官遷兩浙東路提點刑獄會右諫議大夫汪勃劾敦儒專立異論與李光交通高宗曰爵祿所以厲世如其可與則文臣便至侍從武臣便至節鉞如其不可雖一命亦不容輕授敦儒遂罷十九年上疏請歸許之敦儒素工詩及樂府婉麗清暢時秦檜當國喜獎用騷人墨客以文太平檜子熺亦好詩於是先用敦儒子爲刪定官後除敦儒鴻臚少卿檜死敦儒亦廢談者謂敦儒老懷舐犢之愛而畏避竄逐故其節不終云

列傳

四百九十七

傳三百四

十三

中

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調杭州司理參軍林希薦試學官及詞科俱第一除兗州教授入爲太學正上幸學多獻頌者勝仲獨獻賦上命中書第其優劣勝仲爲首差提舉議曆所檢討官兼宗正丞始朝廷以從臣提舉議曆所至是代以郭天信勝仲力請罷之稍遷禮部員外郎會御史中丞石公弼言僖祖原廟增置殿室違元豐之舊詔禮官議勝仲建言予而復奪在常人猶難之况在天之靈乎議者非之責知歙州休寧縣復召爲禮部員外郎權國子司業時朝廷命諸生習雅樂樂成進一官遷太常卿宋自建隆至治平所行典禮歐陽脩嘗哀集爲

書凡百篇號太常因革禮詔勝仲續之增為三百卷詔藏太常及建春宮以勝仲兼諭德勝仲為仁孝學三論獻之太子復採春秋戰國以來歷代太子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詔嘉之徙太常少卿除國子祭酒尋知汝州李彥括田破產者衆勝仲請蠲不當括者彥怒劾勝仲上寢其奏改湖州尋徙鄧州朱勔先求白雀之屬勝仲不與至是媒孽其短罷歸建炎中范宗尹為相凡前日以朋附被罪遠貶者咸赦還復知湖州時群盜縱橫聲搖諸郡勝仲修城郭作戰艦閱士卒賊知有備引去歲大饑發官廩振之民賴以濟紹興元年丐祠歸十四年卒年七十三謚文康子立方官至侍從孫邲為右相自有傳

列傳

四百卅二

傳二百四

十四

仲五

熊克字子復建寧建陽人御史大夫博之後將生有雀翠羽翔卧內克幼而翹秀既長好學善屬文郡博士胡憲器之曰子學老於年他日當以文章顯紹興中進士第知紹興府諸暨縣越帥課賦頗急諸邑率督趣以應克曰寧吾獲罪不忍困吾民他日府遣幕僚閱視有亡時方不雨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部使者芮輝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廼見古循吏為表薦之入為提轄文思院嘗以文獻曾覲覲持白于孝宗孝宗喜之內出御筆除直學士院宰相趙雄甚異之因奏曰翰苑清選熊克小

臣不由論薦而得無以服衆論請自朝廷召試然後用之上曰善乃以爲校書郎累遷學士院權直上御選德殿召諭曰卿制誥甚工且有體自此燕閒可論治道克自以見知於上數有論奏嘗言金人雖講和而不能保於他日今宜以和爲守以守爲攻當和好之時爲備守之計彼不能禁吾不爲也邊備旣實金人萬一猖獗必不得志於我退而乘我曲不在我矣且今日之守莫重淮東金犯淮西負糧自隨其勢必難若犯淮東清河糧船直下易耳然則守淮之策以墾田修堰教民兵爲先援淮東之策莫若即江陰建水軍緩急可相應然驟立一軍慮敵生疑當託以海

道商賈之衝多效攘置一巡檢警督之自此歲增兵不出十年隱然一軍矣中興之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權難收今日之弊不患將不可馭而患軍情易動往時諸大將拊士卒如家人自罷諸將兵權御前主帥更徙不常凡軍中筦權之利所以養士卒者今皆轉而爲包苴矣又朘其餘以佐之得無怨乎宜嚴戒將帥毋縱掊削帝嘉其有志召草明堂赦書克言二浙荐饑蝗且起赦文不宜飾詞帝嘉其識體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以言者出知台州奉祠克博聞強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有問者酬對如響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

容輒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乃入嘗愛臨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妻以女而乏資遣會草制獲賜金遂以歸之人稱其清介卒年七十三

張即之字溫夫參知政事孝伯之子以父恩授承務郎銓中兩浙轉運司進士舉歷監平江府糧料院丁父憂服除監臨安府樓店務丁母憂服除監臨安府龍山稅寧國府城下酒麩務簽書荆門軍判官廳公事烏程丞特差簽書江陰軍判官廳公事提領戶部犒賞酒庫所幹辦公事添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行在檢點贍軍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監尚書六部門淮南東路提舉常平司主管文字

列傳

四百九七

傳二百四

十六

仲五

添差通判揚州改鎮江又改嘉興將作監簿軍器監丞司農寺丞知嘉興未赴以言者罷勾祠主管雲臺觀引年告老特授直祕閣致仕寶祐四年制置使余晦入蜀以讒劾閩州守王惟忠於是削惟忠五官没入其資下詔獄鍛鍊誣伏坐棄市惟忠臨刑謂其友陳大方曰吾死當上愬于天七揮刃不殊血逆流即之雖閒居移書言於淮東制置使賈似道恤其遺孤又使從孫士倩娶惟忠孤女未幾似道入相中書舍人常挺亦以爲言景定元年給還首領以禮改葬復金壇田多即之倡義云即之以能書聞天下金人尤寶其翰墨惟忠字肖尊慶元之鄞人嘉定十三年進

士

趙蕃字昌父其先鄭州人建炎初大父暘以祕書少監出提點坑冶寓信州之玉山蕃以暘致仕恩補州文學調浮梁尉連江主簿皆不赴爲太和主簿受知於楊萬里調辰州司理參軍與郡守爭獄罷人以蕃爲直始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即勾祠從清之歸其後真德秀書之國史曰蕃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平家居連書祠官之考者三十有一理宗即位以太社令與劉宰同召不拜特改奉議郎直祕閣又辭奉祠得致仕轉承議郎依前直祕閣卒

三百四十七

傳三百四

七

仲五

年八十七蕃年五十猶問學于朱熹旣耄猶虞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蕃賦性寬平與人樂易而剛介不可奪丞相周必大與蕃契屢加引薦蕃竟不受宰之言曰文獻之家典刑之彥巋然獨存猶有以繫學者之望者蕃一人而已信州守吳旂乞錄其後詔其子遂補上州文學遂亦力辭又詔以承務郎致仕與一子恩澤景定三年祕閣修撰鄭協等請謚乃謚文節

列傳卷第二百四



